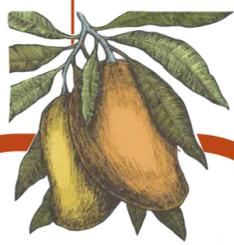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行编/版式:杨铭
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院子里的芒果树

(外二首)

□ 伤水

无论我是暗夜回来
还是日当正午,那颗芒果树
神态始终:凝固和肃穆
不会因为我的疲惫而老态
也不因我的喜悦而忘乎所以

久而久之,我不知不觉为它
而自豪:我是一个拥有大树的人
就像拥有一条沉默的大河
专注地通向天空

我的梦不再是飞翔
芒果树也在这衰迈的年龄里
把它果实一一掉落
而来年依旧开满小小的芒果花
——这叫我仿效:不求收获
专心耕耘的心境

不求闻达地活着
芒果树无意地表达了一种人生

退潮时分

海涂展开它的隐藏
裸露的,尽然不如意
那些赶小海的人
择取了有价值的部分

而我盯着剩余的
就像注视着自己的余生

不堪入目的沧桑
忽有一只鸥鸟飞起

冷饮店

促使我一次次走进这家冷饮店
不仅是热得仓促的暑期
而是取得反差效果的冰块,八宝饭
还有冷艳的小镇售货员
回忆起来,她从没有笑过,眼睛也不抬一下
仿佛被冻住了
我装作无动于衷
付钱时总少一些,逼她开口说出
她不会记住我,让我的小脑筋无功而返
终于在高考结束那一次,她抬眼对我问了一句
“高考是今天结束还是明天?”
我记住了她惨白的面容
冰冷的神态很符合她的身份
也保持了小镇的冷酷
第二年暑假我就不见了冷冰冰的她
再过两年,这家冷饮店也消失了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外面一片轰轰烈烈的夏天
热火朝天之中,我总会想起这家
无疾而终的冷饮店
门口总有高中生在陆陆续续地进来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

亚民兄的丰收

□ 徐亚娟

田里的玉米,横看成片,竖看成排。经历了秋霜的叶子,披头散发般地散乱着,直挺挺的玉米秆上悬着两三个摇摇欲坠的大玉米棒。又是一个丰收年。

亚民兄背着手站在地头,数十年来他从来不曾缺席这样的丰收。数十年来,每一季春秋收夏除草,他都在这片地里,都和这些庄稼站在一起。他看着每一粒种子发芽,他抚摸过每一片叶子,他给每一棵单薄的小苗施肥。每一棒玉米都是他看着长大,都是他亲手抱回家,从少年到白头,在每个丰收时节,看着它们颗粒归仓。

这块地是全家人的饭碗,也是天下人的饭碗。

这块地,让亚民兄娶妻生子,衣食无忧。这块地,让女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块地,让这小小的农家仓廩实知荣辱。

秋风起,地里的玉米随风摇摆,都在默默寻找这位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战友。

今天是亚民兄第一疗程化疗的第十一天,距离下次化疗还有十天。六十天前,一场肺部肿瘤手术,他刚刚切除了一片肺叶。

这场疾病到来的时候,地里的玉米正在拔节。玉米叶子从两瓣细嫩的柳叶状,左一叶右一叶地疯长,眼看着长成了凌厉的小蒲扇。眼看着这块地就变成了黑绿黑绿的玉米丛林。半大小子般的玉米秧上,吐出了粉嫩的红缨,一个又一个玉米棒鼓鼓囊囊地长在在了壮实的玉米秧上。

正是庄稼地里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一场又一场春雨如期而至,一天比一天更温暖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一片比一片更茂盛的绿色,一叶比一叶更努力地生长,这是亚民兄从土地睡醒后就开始的播种,这是亚民兄从一粒种子和一把肥料开始的耕种,这是亚民兄一季又一季的期盼,这是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梦想成真。

正是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行走在这块土地上的亚民兄,看上去越发矫健。女儿们长大成人,再也不用计算下学期的学费。科技力量激发了这土地无限的潜能,这块土地越发健硕,给它一分耕耘,似乎会有二十分的收获。

在得知生病的一瞬间,亚民兄蒙了。亚民兄的生活中除了土地,似乎都是小事。

疾病来得太过于突然,以至于他在医院奔走看病的这些天,时时想起来,都没来得及和地里的庄稼道个别。至少要嘱咐它们一下,你们好好长,别辜负了我一粒一粒撒下去的种子,还有一把一把撒下去的肥料,别辜负了这黝黑的土地,也别辜负了我大把大把的汗水啊。

你们要好好长,老天从不负人。手术醒来的瞬间,亚民兄忽然有一点愣怔,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像这些天,就这么躺在床上。三更灯火五更鸡,一年当中各个时节,一天当中各个时段,亚民兄都在这田里走过。

这块地,是这些庄稼,支撑着亚民兄走过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日子。

那些玉米这些天又长高了吧。今年的玉米种子是个新品种,据说是最适合这地带的品种。

今年的玉米应该有个大收成。亚民兄说,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个梦,好像下了一场好大大的

大雨,在这城市,在这二十二层的高楼上,好像这大雨都觉得不那么真实。如果真是一场暴雨,不知道地里的庄稼有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风雨打折,如果是自己做梦,那可真替那些庄稼高兴,它们终究躲过了一场大暴雨。

正是三伏天,也是东北这地方一年中温度最高的那么几天。医院病床上的夜里,亚民兄好像听到了玉米拔节的声音。那声音对亚民兄来说,是希望,是力量。就是对这块地这庄稼的念想,就是这些小小的,远在田里的力量,陪着亚民兄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助的夜晚。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亚民兄几次坚持坐起来,窗外一片又一片的田地,那是亚民兄眼里最好的风景,那不是他自己家的地,那无论是谁家的地,亚民兄看着都很开心。

那黝黑的绿,那密不透风看不到地皮的玉米苗,那长得肆无忌惮的玉米棒,亚民兄看着看着都忘了伤口的疼。

亚民兄还是比很多病人更顽强,就像医生说的,他之所以能挺得过这次手术,是因为他在这土地上日复一日劳动积累下来的好体力,救他命的,也许就是他经年累月从不停息的劳作。

亚民兄很快就出现在田地边。在他刚刚可以走一小段路的时候,他坚持走到了地头。

大夫说,他一定很疼,他一定胃口很差,他一定很痛苦。回到田边的亚民兄,似乎找到了和他一起成长的伙伴,他还能大声说话,可是走在玉米地旁边,他似乎也不需要说话,就有了你懂我懂你的熟悉。

这块地里长着亚民兄这辈子所有的梦想和希望,这块地是亚民兄心里的绿洲,这块地能盛下亚民兄的汗水,也能消解他的眼泪。

要来医院化疗的时候,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大成人了,眼看就成了待嫁的闺女。

亚民兄站在田边,抬头看看天,老天爷,再赏这庄稼十天的好天气。亚民兄又嘱咐这庄稼,闷头再生长十天,那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啦。

亚民兄也站在这田边,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人生四季,草木一秋,人和这草木庄稼都一样,哪有挺不过的风雨呢,自己此去不过就是再给自己的身体施肥,杀死那些萌芽中的害虫。

化疗的伤痛,亚民兄很少和家人提起,这丰收的土地是医治亚民兄疾病的一剂良药,这地里的玉米陪着他经历了骨缝都在疼的日子。

这田地这庄稼都如亚民兄所愿,给了他一个沉甸甸的奖励。丰收时节就在眼前,亚民兄几番努力,还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把这些果实抱回家里。

田里来了太多的人,以至于这些玉米都有些害羞。有亚民兄七十岁的大姐,五十岁的妹妹。有被人称为佳佳总的小女儿,也有村子里亚民兄资助上学的那个男大孩,有他一直照顾的孤寡老人,有邻居二婶,有后院院儿,有刚刚痊愈的村里大哥,有亚民兄在这块土地上种下的每一份亲情。

他们好像在这个秋天都变成了亚民兄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替亚民兄把这丰收的果实一颗颗捧回家。

明年春天,这块地还是要种玉米,还要看着种子发芽,看着秧苗生长,看着这秋天缓缓地饱满地走来。



王焕堤水彩画《老街往事》

中央大街“脸谱”随想

□ 杨伟东

1926年,哈尔滨成立自治会,拉开国人管理城市的局面:场面大、士气高、排面足。两年以后,蜚声远东的哈尔滨中国大街正式改称中央大街。洋货还在,华商日隆。杂处与催生让这条街越来越有范儿了,口嚼小人酥、身着水手裙使得繁密的人流多出一份幽雅。有人说这条街有香榭丽舍大街梧桐树影下的妩媚,有人说她有莫斯科红场转角处的清静。其实,蓬勃与炙烈只是她的皮囊,大气与包容才是她与生俱来的骨血。

百年老街,世纪新姿。中央大街经过百年的变迁,洗礼,在朝阳的幻化中多了一层晨露与薄雾,而在黄昏的晚霞中仍旧执拗地撒出一抹坚毅的霞光。这抹光,让大地光彩重生,让城市日新月异。如果我们把城市的建筑脸谱化,中央大街上的华彩桥段就是青衣,而其它的回厦新宇则是老生、花脸……

当哈尔滨这座城市被称作万国建筑艺术博览会的那天起,中央大街上的建筑即是城市风尚的标杆,其贵、其雍、其幽、其淡,在起伏的砖瓦间自然地奏出了月光下的柔美。街路中段的折衷主义风格建筑好似青衣形态上的端秀,而错落绵长之楼宇又如青衣水袖之柔媚,还有早就给音乐之城撑起传承之脉的两大乐器店(里拉、康季连娜)更是在仿古主义风格的建筑里为青衣唱念之功坐实了行腔中的每一个流转。大美青衣是中央大街的特质,也是城市前行中的穆桂英:挂帅领航。让丁香不落,让两岸齐新。

今天的哈尔滨不沉于“东方小巴黎”之固有,借古开今,蓄“艺”待发。京剧分行当,脸谱靠勾画。生、旦、净、丑,出现在街中,其角色自然与现有建筑的外观及效用相连。街,美不美,和人一样:看内容。形式再巧,早晚要拨开云雾见青天。几天来,我试着给心中的中央大街各小楼堂分配了角色:

首先,我觉得好的城市应该有一座属于城市记忆的博物馆。这是城市的灵魂。中央大街中段的原松浦洋行,其壮、其瑰,当属街中花魁。楼体上下、左右的柱式,入口上方的两尊石雕像——希腊神话擎天之神,鹤骨龙神,撑天撼地。其商业用途虽承袭传统业态,可是好像对日后的“改嫁”心知肚明,暗中的秋风渐起仿佛早已筹拍着新版《龙凤呈祥》。她是博物馆、是老生,要唱主角,和青衣联袂,故事才有起承、转合。更有嚼不完的梗,闹不尽的景:尽显百年欧陆风情,再续松江盛世华章。

人们常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百年前的哈尔滨有把大把外资银行和各色金融机构,更有犹太人创造了无数商业奇迹。1920年代的犹太国民银行行址和犹太商业银行行址,现今仍在。假若在原来

现在说几句配合商业业态的动、静态设置。墙体的协调(色彩、门窗、廊檐、纹饰、雕塑、飘窗,等等);牌匾的点饰(规格、颜色、字体、灯光,等等),交通的规划(全线的步行),更是不可小觑。相信新的“生、旦、净、丑”,在匹配的“色、香、味、型”中,定会新模新样、光芒万丈。如果整街的墙面藤蔓争奇,爬山虎赛跑,斑驳处是艺术大师克里斯托的彩色包裹,一眼望去,是花海,是怒潮。这时的中央大街就可以有小名了:百花里。

哈尔滨,全国鲜有的名字是三个字的省会城市。百年前由满语“晒网场”音译过来就注定了她的独有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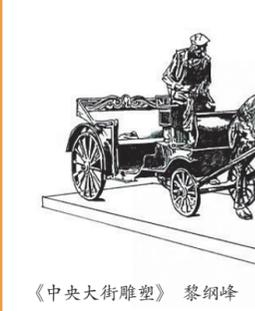
城市有样子,市民自然有影子。样子和影子,一定就是我们的面子。我相信:哈尔滨的明天会更好!



王积强水彩画《百年老街》



王积强水彩画《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雕塑》 黎钢峰

韩石山著书致敬林徽因

□ 蒋力

走文
笔坛

林徽因,作家,诗人,建筑学家,生于1904年,逝于1955年。韩石山,作家,生于1947年,今仍硬朗朗朗。林徽因去世那年,韩石山8岁,还没有走出他的家乡,那个古称蒲州、今称永济的地方,他不可能见过林徽因。概述此后韩石山的履历: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乡村中学教书,在山西作协写书,当作家、当文学期刊主编,写小说,写散文,还写文史随笔,写传记,现在是山西文史馆馆员,退休已多年,写书仍不断。我不知道他对林徽因的研究始于何时,只知道他的徐志摩研究和他的林徽因研究几乎是齐头并进。我最早买的韩石山的两本书,一本叫《寻访林徽因》,另一本叫《追忆徐志摩》。前者称“著”,后者称“编”,自然,“著”才是原创,更有分量。看《寻访林徽因》这书名,或许会以为是一本传记,实为文史随笔集,里面与林徽因有关的篇章,不过三五,“寻访”只是那三五分之一。既然篇幅不多,我买来后就挑着都读了。因

为我不止是感兴趣,2001年购买此书时,我正在制作小剧场歌剧《再别康桥》。听这副名就知道,戏里不能没有徐志摩,也不能没有林徽因,还得有梁思成、陆小曼、胡适和金岳霖。所以,与林、徐等人有关的新书,包括随后出版的《徐志摩传》(韩著),乃至有关他们的资料汇编和研究成果,都在我的关注范围之内。坦率讲,那时的林、徐传记,没有出到后来这么泛滥。而韩石山主编的《徐志摩全集》,又不是我的经济实力所能承受的。读“寻访”篇,我得知韩石山早在1995年即踏上考察林徽因学术生平的旅程;最近读他的新著《碧海蓝天林徽因》,更认定韩石山至今仍仍是林徽因研究领域有独到见地的学者型作家。

“康桥”一戏做完后,我为我的外祖父杨联陞(汉学家,哈佛大学燕京讲座教授)编了一本《哈佛遗墨》,其中附录的几篇文章,有一篇的作者叫谢泳。他曾是韩石山的同事,我给他寄书时,顺便也给我

久慕大名的韩石山先生寄了一本。没想到韩公不仅看得津津有味,据此书(包括谢泳的文章)写了随笔、考证文章和演讲稿,甚至对杨联陞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去太原出差,得与韩公见面、畅谈,从晚上九点聊到后半夜两点。见了面他就说:“你该写《杨联陞传》;我都想写,要是有资料,我肯定写!”其实那时我已动念并着手准备,有了韩公的激励,更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写了。断断续续写了几年,发现按时间顺序写杨联陞,实不好写,极易写成流水账,于是列出小标题,均为“杨联陞与某某”这样的句式,书名《杨联陞别传》。书稿完成,即驰函韩公,请其作序。他没推辞,且说“荣幸”,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序中,竟有一段是专门讨论传记的各种写法。言下之意,他对我的写法是不以为然的,对书名径称“别传”尤其不满。但他也再三斟酌,直到校样出来,他还对序文做了第三、四次的修改。

其后,我读到韩石山的《李健吾

传》。那确是正规的传记,是正传。按说,又过了这么多年了,韩石山完全可以写一本《林徽因传》了。恰恰不然。

在《碧海蓝天林徽因》中,韩石山提到,不是没有出版社让他写《林徽因传》,但十年过后,他还没有动手。此书证明,作者不是没有动手,而是从未罢手。或因太多的“某某传”为他不屑,或因他不愿轻易随意地玷污那个“传”字,所以,宁肯不写“传”,但求实如“传”,因此而有“碧海蓝天”这样澄澈的书名和意境。在我看来,这本更近于“纪事本末”的书,足以让许多东抄西捻的林传作者汗颜!

与《寻访林徽因》相同的是,《碧海蓝天林徽因》这个书名也出自书中某一篇的篇名(“寻访”篇也在书中,列在开篇之位),但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却是此书的压卷之作。不同的是,“碧海”中的十余篇文字,皆与林徽因有关。时隔二十年,韩石山再谈林徽因,这个“林徽因”,有突破,有批评,更有担当,更

更真实。能不“与”乎?挥洒、概括、放得开、收得拢的“碧海”篇,体现出作者对林徽因精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我记住了作者引来的林徽因的话:笑纹,有力地,坚韧地,横过了历史。我记住了作者对林徽因的评价:美丽的毁灭,更美丽的重塑。是繁华孕育了她,是苦难造就了她。

书外,韩公又曰:我仍幻想全面了解林的朋友,去看正规的林传。韩某的书,可当闲书看。

我说:此书非闲书,可当传记看。碧海蓝天,徽因说未完。

我还想说,“碧海蓝天”之外,还可以去看看韩石山的《非才子的徐志摩》,看看这部传记的“别样”写法。此外,他的长篇小说《边将》也值得一读,那是又一笔笔墨,历史小说,年代转到了明末,着实好看,不仅因为有“戏说”。另一部长篇小说《花笺》,我还没顾上去读,尚无资格去议论。至于他今年计划中的两部书稿,亦已完工,披露或评说,该是下一篇的内容了。

